

习近平文化思想

学习专栏

# 扎实推进实践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创新

□丁国旗

基于“两个结合”,基于当下的丰富文艺实践,中国的文艺理论正在不断生长。我们要持续推动理论评论与创作实践的良性互动,让理论从鲜活的文学现场中来,到火热的创作实践中去,真正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。唯有如此,我们才能不断夯实文化主体性,在破解“古今中西之争”中开辟中国文艺理论的新境界

—

近日,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,强调“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,更好回答中国之问、世界之问、人民之问、时代之问”。作为文艺理论评论工作者,我们应当坚持“两个结合”,坚持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持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创新,不断构建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。

近些年来,我国文艺理论、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等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范式转换。这一转变的核心并非术语的简单更替,而是切实回应并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:我们习惯于以西方理论框架裁剪中国文学经验,对本土的创作实践与审美智慧缺乏充分的提炼和总结。今天,越来越多的人注重以自身视角审视我们的文学传统与当代实践。具体而言,在文艺理论方面,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译介与搬运,而是立足中国的创作实践与审美经验,自主提炼具有本土解释力的概念范畴。诸如“意象”“风骨”等传统范畴被重新激活,并用于阐释当代作品。其核心逻辑在于,中国文学无须以西方理论为评判标准,本土经验已经具备构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能力。在文学研究层面,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以“现代”“后现代”等西方标尺来裁剪中国文学史,而是转入作品内部,探究中国文学如何传承自身文化传统、回应时代变革。中国文学不再作为“他者”视野下的样本而存在,而是一个活的文明主体在讲述自己的故事。在文学批评层面,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不再沉溺于学术行话的自我表演,而是重返阅读现场与创作现场,敢于作出价值判断,及时总结经验教训。面对网络文学、素人写作、新大众文艺等新兴现象,批评家不再失语,而是审慎评判:哪些作品真正具有价值,哪些作品能够感动人心。

以上这些转变表明,我们看待自身文化的眼光变了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,文艺理论评论界似乎离不开西方概念和西方视角,即使谈论中国古代文论,也要将之纳入西方文论的视野之中进行考察,比如把“比兴”当“隐喻”,把“意象”当“象征”等。现在,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更加显著了。在“两个结合”的视野下,马克思主义的“人民立场”与中华传统的“民本思想”高度契合,使“人民文艺”的根基更加牢固。同时,《只此青绿》《长安三万里》等作品主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,展现了“第二个结合”实际落地的效果。“文气说”“意境说”“神韵说”等传统文论元素被重新激活,国风热潮的兴起就是最直观的证明。与此同时,学界对古典文论核心术语的现代诠释日益深入,推动了传统文论从学术殿堂走向大众视野,为中国文论自主知识体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。

这一切都在说明:基于“两个结合”,基于当下的丰富文艺实践,中国的文艺理论正在不断生长。这不仅体现在对传统文论的重新激活上,也体现在一系列重要概念与命题的提出上,比如,“守正创新”与“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为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提供了方法论路径;“文化主体性”则成为贯穿各领域的核心范畴,意味着中国文艺拥有了文化意义上的“坚定的自我”;“新时代文学”不仅是一个时间分期概念,更被赋予了质的规定性,要求文学更好地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;“新大众文艺”直面网络文学、素人写作等新兴创作形态,突破了传统批评的对象边界;“新乡土叙事”等范畴回应了城乡流动背景下乡村文学的新变;“全域批评”的提出则试图应对文艺生态日益复杂的现实。这些概念与范畴的涌现,说明我们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,破解“古今中西之争”的努力已经充分彰显。

(上接第1版)

## 以热爱奔赴盛会,让文学照亮人生

在博山的文学“县”场,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动人景象:读者层层围拢在作家身旁请求签名;有人抓住时机与喜爱的作家合影留念,定格这场美好的文学邂逅;还有不少文学爱好者热情地与作家“唠家常”。一位读者带来珍藏已久的2008年第9期《人民文学》请徐则臣签名,这期杂志刊载了毕飞宇的代表作《推拿》,而责任编辑便是徐则臣。十余载光阴流转,笔墨初心未改。在博山这片温润的土地上,旧卷逢故人,文脉遇新声,让当下的文学相聚更具烟火暖意与岁月厚重。

文学的号召力有多大?此次来参加活动的许多读者以实际行动给出了最动人的回答。他们心怀对文学的热爱与向往,不辞路途遥远,从周边地市辗转奔波、专程赶到博山,只为近距离感受作家与文学的魅力。

“00后”博山姑娘赵锦霏今年刚考上南京大学文学院创意写作专业研究生,听闻毕飞宇等作家来到博山,特意赶回老家参加相关活动。她说,自己喜欢天马行空地想象、自由肆意地

写作,是文学给了自己勇气与力量。“这次活动让我离文学又近了一步,同时为家乡感到骄傲,希望家乡的文学事业越来越好,自己也能继续努力创作出好的作品。”

“95后”小伙王紫庆家住济南,是一名外贸从业者。受身为作家、诗人的父亲影响,他从小便酷爱阅读文学作品。此次活动启动的当天一早,他特意带上十几本毕飞宇和徐则臣的作品从济南出发,驱车100多公里赶来博山,只为与自己喜爱的作家见面。当如邀请两位作家为每一本书都签名后,他十分开心地地说:“在一次活动上能同时见到两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老师,真的太棒了!”

博山的文学爱好者郝奕坤说,自己15岁时跟着母亲一起看由毕飞宇作品《青衣》改编的电视剧,对原著产生了兴趣,缠着母亲买下了这本书,此后无论何时重读,总能带来新的触动。在活动现场近距离见到各位作家,她的心情格外激动,“特别感谢文学‘县’场活动,为我们基层创作者搭建了平台,得以和文学名家面对面交流”。

基层写作者焦念红是一名残障人士,虽然行动多有不便,但他还是专门前来参加了此次活动。在与徐则臣交流后,他激动地说:“我始终有一种做梦的感觉。我很喜欢徐老师的《北

■声音

文学批评绝不是无原则的吹捧,也不是情绪化的攻讦,而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说真话、讲道理。坚持“执两用中”的方法论,批评者才能既尊重创作的复杂性,又保持价值判断的锐度,在真诚与理性、审美与伦理、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张力中不断校准发声的方式

新时代文学场域,出现了不同于既往的新动态、新形态。文学批评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文学现场,做到褒优贬劣、激浊扬清、去伪存真,切实发挥引导创作、多出精品、提高审美、引领风尚的作用,是所有文学评论者面临的重要课题。

稍加观察,不难发现,当前文学批评存在这样两种现象:在专业批评场域里,批评者不乏专业水准,但说好话的多,缺乏批评勇气,不敢发出尖锐的批评声音;在网络空间里,很多人敢于直言、话锋犀利,但有时候,有些人为了流量,不惜以偏概全、断章取义。当然,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大概印象。凡是“大概”,皆有“例外”。譬如说,专业批评领域也有敢于批评者,网络空间中也有不少说真话、讲道理的人,他们的评论文字清晰、准确、接地气。但本文着眼于谈问题,只能从宏观上进行总体的言说。

我这样的“大概印象”,并非毫无依据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,如今每逢一部新作出来,特别是名家新作,没有悬念的是,一定会得到一些评论家的褒奖性评论,加之各种媒体的高调宣发,叫好声、喝彩声如同仲夏夜的蛙声,鼓噪不已。明明他们的作品并非完美无缺,某些评论家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给予“过滤性的评论”,撇去作品的“坏处”不谈,眼睛只盯住其“好处”(此处的“好处”可谓双关,包括作品本身的“好处”和评论者赞美作品背后可能收获的“好处”),甚至把“坏处”说成“好处”,诚如鲁迅所批评的,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与上述现象相对应,网络上的一些批评者,能够做到直言不讳,但凡肉眼可见的作品的毛病,他们都能提出真诚的批评。但也有一些所谓的“酷评”,貌似直率,有时候却沦为语言侮辱、人身攻击,将严肃的文学批评降格为情绪化的网络宣泄。这样的文学批评,不缺乏破坏性力量,缺的是建设性的积极动能。

在新媒介时代,文学的形态更加丰富,创作的类型更加多元。文学批评的主要职能是对创作进行规律研究与价值引导,其本质是对内容与形式的研究与阐述。要使这项工作具有针对性并提升有效性,必须坚持以文学细读为基础,运用历史的、人民的、艺术的、美学的观点展开批评,同时要做到“修辞立其诚”。说得更直接一点,就是要坚持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,以价值关怀和价值引导为终极目标,积极开展求真、向善、寻美的评论实践。我们正处于一个空前的融媒体时代,各种思潮、现象、观点相互碰撞,这就需要评论者在思维观念上进行转变。文学评论不能不受个人感受的影响,但必须认清其“天下公器”的属性。这是一个悖论。其中蕴含的文学批评张力,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把握。这就需要批评者从真实的感受出发,以具体的问题为切入点,克服极端化思维,做到“执两用中”,方能使之“渐入佳境”。

秉持“执两用中”思维,对匡正文学批评极端化倾向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。“执两用中”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方法之一,强调在对立两端中寻求动态平衡。这一思维不仅适用于修身治国,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。“执两用中”思想主张在处理问题时把握对立两端(“过”与“不及”),选取适中之道,其核心在于“叩其两端”以“致中和”。这一思想延伸至文学批评,表现为对作品思想艺术的得失进行全面考量。譬如,孔子评价《诗》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,即体现了对情感表达适度性的要求,避免过度或不足,这正是“执两用中”在文学审美中的体现。后来延伸出的“随时而中”“执两用中”等说法,或强调情境化平衡,或强调通过平衡以求和谐,都对文学批评具有启发意义。无独有偶,西方思想中也存在相近理念。因此,无论是儒家强调的“致中和”还是西方的“中道”“适度”原则,均揭示了文学批评需在对立因素中寻求动态平衡,以实现作品更全面、更深刻的把握。

基于以上认知,窃以为,我们在文学批评实践中

文学批评·

「执两用中」,方能进入佳境

□周思明

要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。一是坚持正确的评论导向,切实发挥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、文学思潮的价值引导作用。二是积极建构文学批评的主体性。在批评实践中,评论者不能随风而动,缺乏主见,而是要有自己的批评标准、批评原则。唯有如此,才能勇敢地发出真实而深刻的批评声音。三是要重视批评理论的积累与学术水平的提高,提升文学批评的精准度,促使其价值最大化。实际上,想要真正以理服人,批评者既要研究文学现场、文学作品烂熟于心,也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、批评武器作为支撑。评论者要围绕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、现象、思潮,借助传统与多元的多元批评方法,凝聚超强大的批评合力。

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艺术发现、理论甄别工作,需要批评主体紧贴文学创作实际,杜绝理论与创作“两张皮”的问题。我们需要敢于直言、尖锐泼辣的文学批评,这种批评其实也要求评论者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、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。在这个过程中,要做到真诚地展开批评,有方法地展开批评,展开辩证的批评,避免那种“只寻美不求疵”或“攻其一点,不及其余”的片面的、偏激的文学批评。不同类型的文学评论者各有专长,也各有缺点。大家应当认清自身的长处与短板,自觉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与互动,积极主动从对方身上学习好的方面,并不断纠正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。

说到底,文学批评绝不是无原则的吹捧,也不是情绪化的攻讦,而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说真话、讲道理。坚持“执两用中”的方法论,批评者才能既尊重创作的复杂性,又保持价值判断的锐度,在真诚与理性、审美与伦理、专业性与公共性的张力中不断校准发声的方式。如此,文学批评才能真正进入佳境,成为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。

(作者系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)



## 以乡土的窑火,淬炼出文学的时代精神

》和《耶路撒冷》,里面的很多细节特别震撼。”他表示,作家们的到来把文学的明灯挂在他们摸得着的地方,“也感谢文学,让我命运的泥泞里开出了生命的花朵”。

读者以热情相待,作家以真情相接。面对读者与基层写作者提出的各种困惑,毕飞宇和徐则臣都一一耐心解答,言辞恳切,分享的都是他们最切身也最真诚的经验。“作家的心胸要开阔,目光不能只局限于眼前方寸之地。”毕飞宇谈到:“文学是什么?文学就是你和生活的关系。”作家直面的是人“本身”,笔下的每一个人,都像生活里真实相处的人。唯有尊重人性、还原生活本来的样貌,笔下的人物才能立得住,小说才拥有真实的根基。如果虚构人物脱离了现实逻辑,那这部作品一定是失败的。当被问及对基层写作者的建议,毕飞宇说:“没有白走的路,没有白读的书,要真地去读、去写。写作就像烧窑,火候很重要,要有耐心,完成周期之后才有可能创作出好的作品”。

活动期间,毕飞宇来到淄博市特教中心同视障学生交流,与他们真诚地分享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与创作的灵感。《推拿》中都红努力证明自己的清醒与勇气,深深打动了这些年轻的学生们,并激励他们“无论前路遇到怎样的困境,都要勇敢前行,正视自身的价值,不卑不亢,向阳而生”。有学生谈到《推拿》的阅读感悟时说,

“我们不想仅仅被定义为需要被照顾的群体”,希望能像都红一样,在复杂的生活里执着追寻属于自己的一束光。

在博山区图书馆和山东理工大学开展交流分享时,徐则臣表示,写作最重要的是完整传递内心所想,不必被外界评判、标签和世俗成败所束缚,优秀写作者当坚守自我、大胆落笔,同时常自省自审,对标经典作品找差距、持续精进。“当我们对文本不再满足,写作技巧的十八般武艺都见过后,这时反而需要一种破局,回到综合的、跨文体的写作时期。”谈及新大众文艺对普通创作者的影响,他表示,现场感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特质,写作者要身在现场、书写现场。网络时代人人都能成为时代目击者,要记录县城烟火与基层日常,让文学实现自由生长,不断拓宽文学边界。

此次活动由中国作协主办,中国作协社联部、山东省作协、淄博市委宣传部、淄博市文联、博山区委区政府承办。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包宏烈,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赵艺丁,山东省作协党组成员、副主席曲艺,淄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双胜,淄博市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,一级调研员刘晓明,博山区委副书记、区长刘长青等参加活动。

(周莱、尹超参与采写)